

HOSTAGE

人质

[美] 罗伯特·克里斯·著

ROBERT CRAIS

庄绣云 / 译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人 质

Hostage

[美] 罗伯特·克里斯 Robert Crais 著

庄绣云 译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字: 01—2010—126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质/(美)克里斯(Crais, R.)著;庄绣云译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10

(西方犯罪小说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1139-984-4

I. ①人… II. ①克…②庄… III. ①犯罪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2230号

责任编辑:赵学颖

策划编辑:李 汨

文字编辑:李 汨

封面设计:棱角视觉印象

西方犯罪小说系列丛书

人 质

Hostage

[美] 罗伯特·克里斯 (Robert Crais) 著

庄绣云 译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100038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201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2010年10月第1次

印 张:12.25

开 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296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81139-984-4/I·114

定 价:32.00元

网 址:www.cppsups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zbs@cppsup.com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: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(门市):(010) 8390325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幕

屋子里的男人正打算自杀，当男人把电话扔到院子里，泰利就料到他会选择走向这条死路。

杰夫·泰利警官在洛杉矶警察局特警队担任危机谈判员六年了，明白在危急关头，这些人吐出来的每句话里暗藏的玄机。现在，这个人显然不想再继续谈判了，泰利担心他下一步就要饮弹自尽，或是采取更激烈的手段，逼迫警察开枪杀他，这在警察看来，根本就是自寻死路。

泰利对于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感到自责不已。

“找到他太太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还在搜索当中。”

“再怎么找也没用了，这家伙要是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是我造成的。”

“这件事不能全怪你。”

“是我的错，都怪我搞砸了，否则这家伙也不至于自断生路。”

泰利和特警队指挥官穆瑞·雷夫兹藏在装甲指挥车后面，雷夫兹同时也是谈判组的组长。泰利就在这个地方，通过一条切入乔治·马力克家里的危机专线电话交谈，但是这部电话已经被马力克扔到院子里了，所以现在泰利只能靠扩音器或面对面的方

式谈判。扩音器让他的声音变得刺耳，失去个人特色，所以泰利很讨厌用扩音器。

和歹徒斡旋的过程中，经营彼此的关系是很重要的，给对方信赖感，尤为关键。泰利这时候穿戴好了防弹背心。

从那扇破窗子可以听到马力克高昂激烈的咆哮声。

“我要杀了这条狗！非杀了它不可！”

雷夫兹的身体斜倚着泰利，窥视屋子里的动态。这是他第一次听到马力克提到狗。

“他妈的怎么回事？难道屋子里真有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只要这里不再有伤亡的事件就行了。去问问邻居有没有狗，并告诉我名字。”

“如果他敢对警察开枪，我们就冲进去，杰夫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只好这么做了。”

“放轻松点，去问清楚狗的名字。”雷夫兹匆匆忙忙地跑去问邻居。

乔治·马力克是一名失业的油漆工人，患上前列腺癌又欠下一大笔信用卡债，而妻子不仅红杏出墙，还喜欢四处炫耀她的外遇。十四个钟头前，也就是凌晨两点十二分，警察接到扰乱安宁的申诉前来察访，马力克当场在警察的脑袋上开了一枪，接着就把门堵住，扬言要和太太说几句话，否则他就自杀。

辖区警员从邻居那里查出，马力克的妻子爱莲娜，已经带着他们九岁大的独子布兰登离开这个地方了。虽然兰帕特区的警探已经动身寻找他太太，马力克还是不时威胁着要自杀，泰利认为马力克的状态已经濒临崩溃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兰帕特的警探传来消息，说从马力克太太的姐姐那儿打听到了她的下落，泰利认为这正是化险为夷的好机会，随即告诉马力克说找到他太太了。但是泰利错了，他违背了危机协商处理的重要原则，他竟然

向对方撒谎，而且谎言还被拆穿了。

他答应了一项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，同时也摧毁了他一手建立的信赖感。眼看着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现在传来的消息却是马力克太太仍然行踪不明。

“我非宰了这条他妈的贱狗不可，混账东西！这是她养出来的狗杂种。她再不跟我说话，我就要对这狗娘养的脑袋开枪！”

泰利从装甲车后面走出来，在现场足足待了十一个钟头，他的皮肤上沾满了汗水，额头上青筋毕露，胃部也因为塞满咖啡和压力阵阵抽痛。他尽量表现自己健谈的一面，压抑住内心的忧虑。

“乔治，是我，杰夫！请你手下留情好吗？我们可不希望再听到枪弹声了。”

“你这个大骗子！还说找到我老婆来跟我说话！”

这是一间用灰泥粉饰的土灰色小房子，小小门廊上方的大门有两扇窗扉，门是紧闭着的，窗户已经被拉上的窗帘遮住，左扇窗户被扔出来的电话砸破了。门廊右方八英尺处，有五名特警队员蹲在墙边，随时准备破门而入。从这里没办法看到马力克在屋内的动静。

“乔治，听着。我说过我们找到你太太这件事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是我弄错了。我们先前获得的情报不准确，现在有个坏消息传回来，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寻找，一找到她，就会让她跟你说话。”

“混账东西，你之前撒谎，现在又想再骗我一次。你竟然为了保护那个婊子而撒谎，我不想再听你放屁了。我要枪毙她的狗，然后让我的脑袋开花。”

泰利耐住性子等候着，他知道这关头更加需要保持冷静，好让马力克血脉贲张的情绪冷却下来。

一般人在讲话的时候同时会释放出压力，如果他能够减少马力克的压力，那么他们就能安然渡过这个难关，整件事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

“不要毙了那只狗，乔治。不管你和你老婆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，把那只无辜的狗放出来好吗？它好歹也算是你养的狗呀！”

“我不知道这只狗是他妈谁养的，只知道她每件事都欺骗我，说不定连这只狗的事也在骗我。她真是一个天生的大骗子，和你没区别。”

“乔治，别这样好吗？是我错了，可是我并不是故意撒谎的，只是判断错误罢了。何况骗子是不会承认自己在骗人的，我真的是想实话实说，现在我的处境已经比狗好不到哪儿去了。对了，里面的狗是什么品种的？”

“我不信你那一套，你一定知道她在哪里，乖乖让她跟我说话，不然我就把这条狗给毙了。”

一个人的绝望如果已经坠入黑暗的深渊，就会分外脆弱，一阵潮水就足以将他整个人吞噬，让他粉身碎骨。泰利已经学会从人的声波当中判断这个人承受的压力，现在，他听得出马力克近乎崩溃了。

“乔治，千万别放弃。我保证会让她跟你说话。”

“那为什么她到现在还不开口说话？为什么这婊子连句话也不说，她在搞什么鬼？”

“我们会解决这件事情的。”

“说话呀，该死！”

“我说过我们会摆平这件事的。”

“快说！不然我把这条该死的狗给毙了！”

泰利深吸一口气，陷入沉思。马力克迸出来的字眼让他觉得困惑。他的话讲得够清楚也够明白了，可是马力克表现出的行

为，就好像没把这些话听进去似的。

泰利担心马力克是不是已经精神分裂或精神病发作了。

“乔治，我看不到你，可以走到窗户这边让我看看你好吗？”

“不准看我！”

“乔治，拜托，走到窗户这边好吗？”

泰利看到雷夫兹回到装甲车后面，他们的距离很近，只有几英尺远。待雷夫兹找到掩护之后，泰利现身了。他屏住气息打开话匣子。

“那只狗叫什么名字？”

雷夫兹摇了摇头。“邻居说他根本就没养狗。”

“你再不开口说话，我就毙了这条狗！”

泰利的脑袋感觉像被狠狠地敲了一记，后背也给冷汗浸湿了。他心中突然浮现出另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兰帕特警探根本找不到马力克太太，因为她就在屋子里面！邻居所提供的消息是错误的，她从头到尾就一直待在屋子里，马力克太太和小男孩。

“穆瑞·雷夫兹，叫小组队员发动攻势。”

就在泰利对着穆瑞·雷夫兹大声喊叫时，房子里传出一声噼啪的巨大声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当战略小组破门而入之际，第二声枪响划破云霄。

泰利一马当先冲向前去，感觉浑身飘飘然，像是脱离了地心引力的束缚。他不记得是怎么跳进门廊，又是怎么进入屋内的。

马力克动也不动地躺在地板上，已经气绝身亡，即使如此，他的双手还是被警察铐在背后。马力克太太俯卧在沙发上，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十四个钟头。至于马力克九岁的儿子，颈动脉上冒出汩汩鲜血，像喷泉一般不断涌出，两名战略小组警员赶紧设法替他止血，其中一名警员立刻呼叫护理人员过来协助。

男孩瞪大眼睛，环视屋子四周，像是要为发生的这一切寻找一个理由。他时而张开嘴巴，时而紧抿着，肌肤泛着光亮。然

后，男孩的视线停留在泰利身上。

泰利屈膝跪下，一只手放在男孩的腿上，他的眼睛眨也不眨，希望借着目光给布兰登·马力克带来抚慰。最后男孩断了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泰利走出屋外坐在门廊上，脑袋瓜子嗡嗡作响，像是喝醉了酒。他点燃一根香烟，过去十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重复上演，他努力寻找可以解开真相的线索，但是找不到。也许没有线索可寻了，可是他不相信真的没有蛛丝马迹。

他把这件事搞砸了，铸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。

小男孩自始至终都待在屋子里，像只坚贞忠诚的小狗一样，蜷曲在他被谋杀的妈妈身旁。

穆瑞·雷夫兹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告诉他该回家了。

杰夫·泰利在洛杉矶警察局特警队当警察已经十三年了，在危机处理小组任职谈判员六年，今天是五天内奉令处理的第三起危机勤务。

他试图回忆小男孩的眼睛，却已经忘记他的眼珠子是褐色还是蓝色。

泰利捻熄香烟，走向街头去开他的车子回家。他有个十一岁的女儿，叫阿嫚达，他想要回去仔细瞧瞧她的眼睛，因为他已经不记得女儿的眼珠子是什么颜色，更害怕他这辈子都不再关心这件事了。

第一章 宁静的酪梨果园

1.

星期五 14:47

加州·布里斯托卡密诺

丹尼斯·鲁尼

洛杉矶北部郊区，这是个艳阳高挂的大热天，酷暑难耐得像沙漠，吸入肺里的空气干燥如沙尘般。阳光像毒辣辣的火舌般大肆在肌肤上舔舐。他们一行人从那间连锁速食店买了汉堡，跳进丹尼斯的卡车，一路上边开边啃着汉堡。这是一辆日产的红色敞篷小型运货卡车。两个月前，丹尼斯还没被逮捕，在一处建筑工地上遇见一名玻利维亚人，丹尼斯花了六百美元向这个玻利维亚人买下这辆车。驾驶人丹尼斯二十二岁，十一天前从羚羊谷行为矫正所被释放出来，关在监牢里面的人都戏称这个地方为蚂蚁农场。丹尼斯的弟弟凯文挤在座位中间，前座旁边的男人叫马尔斯，三个人像沙丁鱼一样，把座位挤得满满的。丹尼斯和马尔斯认识不过四天而已。

接下来几个钟头，丹尼斯疯狂地反复想着他的计划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心中挥之不去的犯罪念头，并不是因为逞凶斗狠的热劲点燃的，反而是因为恐惧感在作祟。他害怕在没提防的情况下，

有件不同凡响的事情正等待着他；害怕在生命转弯的地方，这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又凭空消失，在他一声枪响之下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虚无。

最后丹尼斯作出了抢劫小超市的决定。

“嘿！我知道了，我们去抢那家他妈的小超市好了，就是布里斯托另一边的那家，可以通往圣塔克拉瑞达。”

“我还以为我们要去看电影呢！”凯文嘟囔着。他总是挂着一张像鸡屎般的脸庞，眉毛往头顶蹙起，眼球外凸，两片粗俗的嘴唇微微抖动。

在丹尼斯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的电影画面，他看见自己像个远从外地而来、郁郁寡欢的男人，每个拉拉队队长都想和他上床；他那个呆头呆脑的蹩脚弟弟，却从背后使劲抱住他。

“这个主意真不错呀，鸡屎。等我们干完这一票，就去看电影。”

“天呀，你才刚从农场改造回来，还想再回去吗？”

丹尼斯把香烟往车窗外轻轻弹了一下。坐在这辆日产车侧座的他，不理睬香烟的灰烬和火花随风飘了进来，开始陷入沉思。他自认为有双忧郁深邃、灰暗迷蒙的眼睛，让人难以忘怀的颧骨，性感丰润的嘴唇。他像往常一样凝视着自己，知道难逃自己的宿命，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，届时那件不凡的事情就会出现。然而在不寻常的这天尚未到来前，他只能靠着最低微的工资，和鸡屎弟弟一同在那间千疮百孔的破公寓里过日子。

丹尼斯调了调裤子里点三二口径全自动楔形的家伙，然后瞟了一下凯文和马尔斯。

“你有什么看法，小子？”

马尔斯的身材壮硕，从肩膀到屁股都很厚实，那颗剃个精光的后脑勺上刺着“烧了它”的字样。丹尼斯是在建筑工地上遇见

他的，那时他和凯文白天在那里当水泥工，忙得团团转。丹尼斯不知道马尔斯姓什么，他一直都还没问。

“小子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就去看看好了。”

他们取得共识之后，就向着目标前进。

那家小超市在弗兰德斯路上。弗兰德斯路是条乡间的林荫大道，连接几个高级住宅区。四座加油平台环绕在这个碉堡似的超级市场周围，超市里面贩卖各种浴厕用品、饮料、酒类和日常用品。丹尼斯把车子开到建筑物后面，摇起窗子，让外面的人看不见车里的情况。当他减低速度时车子晃动了一下，这变速器真是差劲透顶。

“兄弟，看看吧，这他妈的鬼地方死气沉沉的，真是太完美了。”

“别蠢了，丹尼斯，我们会被逮到的。”

“我只是想进去看看罢了，你不顺便进去撒泡尿吗？”

停车场上空荡荡的一片，只有一辆黑色 BMW 轿车停在加油站，另外还有两辆自行车在大门旁边。丹尼斯的心扑通扑通狂跳着，即使在这么酷热又干燥的天气里，他的双手仍然湿答答的，喉咙却格外干渴，好像唾液都被双手给榨光了，可是他绝不承认是因为紧张的关系。从农场释放出来，他就再也不想回牢里去了，然而他看不出会在这里被逮着的可能性，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差错。但一想到逃不过警察的围捕，这个莽撞不周全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。

丹尼斯推门进入超市，一阵沁冷的空气迎面扑来，门口旁边的杂志架那儿有两个小孩；一个胖胖的中国男子蹲在柜台后面，身子弯得低低的，丹尼斯看到他的头伸出来，活像只趴在潜水艇上的青蛙，在泥泞的水坑中戏水。

小超市里面有两条走道，一个冷藏柜里塞满了啤酒、优格和可乐。丹尼斯心里闪过一丝不安，考虑是不是要告诉马尔斯和凯文，说在柜台后面有一堆中国男人，这样他们就会打消抢劫这家超市的念头。但他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。他走向冷藏柜，然后沿着后面的墙壁，看看走道上是不是有人。他的一颗心怦怦地跳动着，知道就快要展开行动了。他打算要抢劫这鸟地方。在他朝着停放卡车的方向走回去时，那辆 BMW 已经开走了。他走到窗边，对着马尔斯说话。

“里面只有两个小孩和一个中国男人，中国男人在柜台后面，长得胖胖的。”

凯文说道：“他们是韩国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招牌上写着‘克明’，克明是韩国人的名字。”

凯文就是那样的人，讲起话来总是这种调调。丹尼斯很想跨过马尔斯，一把揪住凯文的死烂脖子，因为凯文拉起他的运动衫，亮出手枪。

“凯文，你这蠢蛋在搞什么鬼？要是让那个中国人看到这把枪，准会把他吓得屁滚尿流。我根本不需要掏出家伙，该死！只要三十秒钟，我们就可以冲到路口。他总得先擦干眼泪才去报警呀！”

凯文一副胆小鬼模样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神经质让他的眼睛不断跳动，像是豆子在热腾腾的油上飞舞。

“丹尼斯，拜托，我们到这里是要做什么？为了那区区几百块美金吗？天呀！我们不如去看电影算了。”

丹尼斯告诉自己，要不是凯文这么爱哭又爱发牢骚，他可能已经开车离去了。但是不行，凯文硬要装出这么娘娘腔的死样子，让丹尼斯下不了台，逼得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。

马尔斯在一边冷眼旁观，丹尼斯觉得自己涨红了脸，他怀疑马尔斯正打量着他。

马尔斯是个死硬派的家伙，愚钝而沉默，像岩石一样耐心地在旁边观看。丹尼斯是在工作的地方注意到他的，马尔斯还算是一个懂得体谅别人的家伙，他会静静地观察别人的一言一行，例如像两个墨西哥人对另外一个人拳打脚踢时，他会去买几个墨西哥饼，丢给他们补充体力。他总是默默地观看，并不实际参与，而是置身事外，就好像某人打从娘胎开始到他五岁尿床，或是独自在家而哭到痉挛，这些情节他都不错过，从某人的现在一直看到某人的过去，然后他会挤出空洞的笑容，好像他预知别人的现在或未来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，甚至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那该死的墨西哥饼。有时候，马尔斯的脸上会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，但是马尔斯很欣赏丹尼斯的想法，所以通常都愿意跟着丹尼斯。四天前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丹尼斯就感觉到他的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。马尔斯因为玩弄危险的电位，使皮肤产生电气发出噼啪声，而遭到控告。他对丹尼斯说的话一直都言听计从。

“马尔斯，准备采取行动了，我们要抢劫这家他妈的商店。”

马尔斯从卡车上爬出来，冷酷的身影，即使像今天这样的暑热，都无法将他融化。

“动手吧！”

凯文还是纹丝不动地赖在车上，而那两个小孩已经踩着脚踏车离开了。

“这里没其他人了，凯文！你只要站在门边守候就行了。这死胖子一定会说出现金藏在哪儿，他们都投过保险了，只要乖乖地交出现金就可以，不然的话，就会挨枪子儿。”

丹尼斯抓住他弟弟的运动衫，露出“柠檬头”的商标，老天爷呀，他这混蛋弟弟还穿这种幼稚的衣服。马尔斯已经走向大

门，再有一半的路程就到了。

“快给我滚出来，狗屎蛋，你这样搞，会让我们很难堪。”

凯文颓废的身子溜出车外，活像个欠扁的小孩。

朱尼奥·克明

克明迷你超市

朱尼奥·克明的一双锐眼，看得出什么样的客人是“不速之客”。

朱尼奥是美籍韩裔第二代，在洛杉矶纽顿区迷你超市的柜台后面，已经投入了十六年的职业生涯。在纽顿区的枪林弹雨当中，朱尼奥经历了被歹徒鞭打、从背后勒颈袭击、行刺、枪击、棍棒打伤，总共被抢了四十三次，受尽了惨无人道的遭遇。过了十六年这样不堪的生活之后，朱尼奥和他老婆、六个小孩、四个爷爷奶奶，他们一家人对于多种文化大熔炉的洛杉矶，已经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，往北迁移到郊外住宅区。根据人口统计学的调查，这里没那么危险。

朱尼奥绝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物。迷你超市原本就会吸引一些不速之客登门造访，如同腐坏的肥肉总是会招引苍蝇的垂涎一样，即使是在布里斯托卡密诺这个地方，还是会遇到一些冒充顾客混入商店偷窃的扒手（大部分是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却打扮成穿西装打领带的生意人）、使用假支票的人（大部分是女人）、贼头贼脑递上伪钞的人（由皮条客载着妓女从洛杉矶市开车来的），还有一些酒鬼（通常是一些眼冒金星的白种男人）。朱尼奥的吨位和洛杉矶人比较起来，还是略逊一筹，不过他相信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会有用处。经历过几次败阵后，朱尼奥在柜台下面放了一支“小工具”，用来对付那些不老实的客人。

星期五下午，这三名不速之客踏进门的时候，朱尼奥就把身